另類喜劇

雙城記

何冀平

回到北京除了做「正經事」，就是忙着看戲。內地的各種演出特別多，如果想看愛看，可以天天不同。每天趕完一場接下一場，我只停留幾天，晚晚看戲。觀眾口味不同，但都喜歡喜劇，而喜劇最難寫。從戲劇理論上來說喜劇是有定義的，大眾對於喜劇概念的認知，主要是能夠通過滑稽幽默的形式引人發笑，近日北京人藝演出了莫里哀的喜劇《吝嗇人》，據說從頭笑到尾。

還有另外一種喜劇，契訶夫式喜劇，他將自己的《海鷗》、《櫻桃園》定義為喜劇。我從小就知道契訶夫，家裏書架上有他的文集，看不懂字就看畫，封面上那個穿着整套深色西裝，戴着領結和鏈條眼鏡，留着鬚，透出淡淡的憂傷陰鬱，一派斯文雅致。有文化的人不止吸引小孩子，還會吸引女孩子，女孩喜歡文化人特別是作家，我的不少男性同行都娶了漂亮太太。托爾斯泰每次看到契訶夫，總是不禁讚嘆：多麼可愛完美的人，溫柔得像位小姐，又有才華，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對比起相應的，應該是我們的大文豪蘇東坡。我為寫他看了很多資料，尋找他的形象，當年的畫像只有一張，手拄着竹杖，留着山羊鬍子，沒有神氣，雖然他一生不濟，屢遭貶謫，可我也絕不認可這個不起眼的「老頭兒」是蘇東坡。看來，不可以隨意讓不懂你的畫家畫像，不知畫成什麼德性，遺恨萬年。不久前去深圳看黃永玉叔叔的「入木」版畫展，才知道，我從小看到的書上契訶夫的像，出自黃叔叔的手筆。

契訶夫戲劇感傷憂鬱，主人公命運淒涼無奈，為什麼是喜劇？契訶夫一再稱他的《海鷗》、《櫻桃園》是喜劇。有人說契訶夫對被批評為「悲觀主義作家」不以為然，說自己的戲是喜劇，是對這樣一種批評的回應。

曹禺有一篇文章專門講到契訶夫的《海鷗》，因為男主人公無意中打死了一隻海鷗，這隻被打死的海鷗，對劇中男女主人公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曹禺講了劇本的結構、台詞和筆法，點出契訶夫借人物之口講出的人生真諦，契訶夫對筆下人物的痛苦和困境，給以俯視與超越的眼光。女主人公拋棄過往，走向自我的結尾，是內在的喜劇本質。加上契訶夫藝術氣質中內在的幽默，契訶夫的喜劇精神最深刻的體現，是以內斂的幽默穿透沉重的內容，以獲得對憂鬱的超然。

大團圓是我們的喜劇普遍結尾，但一般會忽略關照人的生存境遇，作為創作主體，後者才是中心，當然這種挖掘人性的喜劇很難寫，但確有永遠存留的價值。

峇里島榴槤

此山中

鄧達智

靠近赤道的國度，天氣先決條件，都能生產榴槤。各地土壤不一，水源不一，亦會影響榴槤的品質。

筆者成榴槤精，在曾居馬來西亞的家人及當年居吉隆坡的親戚引導下，不但對榴槤及榴槤糕不抗拒，自童年開始已經癡迷。

廿多歲，隨時裝事業發展，南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推廣，在榴槤大造季節品嘗到樹上熟掉下來才吃用、香氣與品質跟其他國家產品大相逕庭的優質果王。此後，對榴槤的認識及嗜好不斷加深，縱使榴槤含糖量高，對不再青春的身體機能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寧願嚴格減重調節三高，仍然不離不棄對果王繼續迷戀。

時光荏苒，過去喜愛的食物與飲料漸次放棄；可樂汽水、雪糕（意大利）、朱古力（比利時）、燒中豬骨腩、糯米飯及所有糯米製成的食物、芋頭、新鮮無花果、果仁尤其腰果……甚至我國東北及日本一年一造的優質大米飯等，或中斷，或偶爾吃少少。除了馬來樹上熟榴槤，不願戒，也戒不了！

赤道周邊地區，皆有榴槤，不同是土壤與水源，還有種植的方法與心得。

旅遊斯里蘭卡，驅車途經山村，農民將榴槤鋪在路邊發售，就像過去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銷售方式。

過去遊菲律賓，朋友知我好榴槤，為我張羅當地產品，跟一般泰國榴槤比較勉強可以，若與馬來品種相比，相距太遠。

越南也有不錯的榴槤，目前品質略遜泰國出品。

柬埔寨南面海濱城市貢布為榴槤產地，可惜產量未能供應內地所需，未至出口。去年底我與同伴，旅遊柬埔寨，在貢布度過新年，省會市中心，有巨型榴槤雕塑，證明榴槤是該地重要經濟農作物，可惜未碰上果熟季節。

印尼榴槤產量甚豐，跟馬來西亞西岸遙遙相對的大島蘇門答臘，經常為大馬提供價錢更便宜的產品。去年遊峇里島，住在種植稻田山區Ubud，於鄉村小店買過當地榴槤，品質一般。

剛從峇里島歸來，再住Ubud稻田山區，碰上果熟季節，沿公路見不少榴槤攤檔，忍得心癢癢，停車，就地大快朵頤，可惜像泰國榴槤並非樹上熟，而是摘下來悶熟，味道與品質普通。

◆峇里島稻田山區Ubud，大造期間，榴槤處處。　作者供圖

直至一天在小鎮的市場吃過峇里島人民喜愛的燒乳豬，看路旁地攤一名婦女擺賣的榴槤外觀跟馬來品種相若，從榴槤果莖看來應為樹上熟，即管買來就地試試，果殼打開果香四溢，觀其灰黃灰白的色調，就似檳城優質品種；入口引來歡呼，如果檳城榴槤屬AA級，這次Ubud吃到的，起碼程度屬A級，價錢還是檳城十分之一，每個10至30港元不等。

勇敢的女性朋友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在自己的朋友群組經常也會談天說地，甚至會分享一些日常經歷過的東西。而我自己當遇上一些困難或者有問題解決不了，也會詢問比較熟悉的朋友給自己意見。

最近有個女性朋友，年紀大概40多歲，就在朋友群組跟我們分享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她住在元朗地區，回家需要乘搭巴士。話說有一天她落了巴士，然後需要步行大概10分鐘才到家。在步行的過程當中，她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有一個大概40多歲的男人不斷跟着一位女士，一齊行。而這位女士帶着背包走路。而我這個女性朋友一直盯着這個男人，因為覺得有點可疑，更在不遠處還發現另一個男人正在守候。不出所料，這個男人正正打開了這個女士的背包取出她的銀包，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剎那，我這個女性朋友內心非常掙扎，因為明明有小偷就在進行偷竊行為。但自己身為一個女人，如果大叫出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她明白到，人們應該互相守望及幫助，結果她真的大叫起來：「小姐，你的銀包被那個男士偷走了。」這時被偷走銀包的女士立刻轉過臉試圖追着這個男人想取回銀包，而這個賊人竟然跟她說：「最多我給回你銀包，不要追究我。」而在遠處守候的男人則突然之間消失了。就是說他們是有計謀地犯罪。我這個女性朋友就跟我們分享了整件事，不過她就算回到家中，仍然感覺很驚慌，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來了這麼大的勇氣。而我們身為群組的朋友，也不斷稱讚她很厲害，是一個勇敢的女性。

其實從這件事來看，如果你是這個女友人的話，你會怎樣做呢？當然如果我們身為男性的，二話不說便會高聲呼喝這個賊人及跑上前保護這個女生。但身為一個女性遇上這種情況，不知道你會跟我這個女性朋友一樣大聲呼喊嚇走賊人，還是當作沒有看見便算了。

不過我相信，如果你選擇後者的話，可能有一大段長時間，你仍然會想着這個事件的畫面出現在腦海中。因為可能更加會自責，為什麼當時沒有去幫助這個人。當然這些案例不要再出現，但如果不幸發生的話，我們就要秉承守望相助的精神去幫助別人。

百家廊

侯為標

人鳥情未了

在我看來，量子糾纏一直隱形於生活之中。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植物，甚至人與靜物之間，都不會無緣無故交集，就像大海裏一條魚碰上另一條魚，也離不開無數浪花推波助瀾的成全。塵世中的許多遇見，多屬緣分使然，剪不斷、理還亂。

記得那是一個周六的上午，正要推開廚房朝陽台的門，準備給社區覓食的流浪貓添加貓糧。天！猛然發現兩隻鳥兒正饒有興致，在碗裏啄食貓糧。黑灰相間的羽毛，綠色的翅膀，頭上飄着一團雲一般的白色。一會在陽台上窸窸窣窣，一會跳到碗邊啄幾口水。原來是兩隻白頭翁登門造訪。

撲面而來的驚喜，讓我不知道用什麼詞形容當時的心情。隔着玻璃門，一厘米一厘米向前靠近。然後悄悄摸出手機，拍了一段視頻發到朋友圈，朋友們也立馬回饋一波點讚。平時在社區的樹枝上、草地上，經常見到白頭翁悠閒覓食、撒歡追逐的身影，但成雙結對飛到陽台上，啄食貓糧的白頭翁，還是頭一回看到。

如果說白頭翁在陽台上「打卡」純屬偶然，只是小概率剛巧被我撞見，那接下來發生的劇情，就能用蹊蹺或震撼定義。兩隻白頭翁經常結伴飛上陽台，像是在辨別地界，又像是在尋食，每次形式大於內容，先啄幾口貓糧，然後小碎步貼近玻璃門前，一唱一和，朝廚房裏張望，小眼睛眨巴、眨巴，像在窺探人類的隱私一樣好奇。

我屏住呼吸，躡手躡腳朝陽台挪動，想從彼此的對視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資訊。但最終也不知道牠們在想啥，牠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兩隻白頭翁智商線上，和我玩起「敵進我退」的遊戲，保持相對安全的距離。我向前一步，牠們往後跳幾步，我退後一步，牠們又向前蹦躂幾步，樣子煞是可愛，逗得人把肚子笑疼。好幾次觸手可及，但輕輕推開門時，又撲棱着翅膀，一溜煙飛走了。

無法判斷，白頭翁是因為飢餓來這裏碰碰運氣，還是寂寞難耐，想跨界和我們嬉戲互動。牠們還沒有那種在人群中廝混熟了的市井圓融，我們之間的信任，也停留在大眼瞪小眼的試探中，需要時間進一步磨合。退一步說，我們彼此也許不一定要完全共情，一個善意的眼神，勝過萬語千言，因為這樣奇妙的過程已足夠傳奇，足夠令人刺激。

愛人小吳開心得手舞足蹈，逢人便繪聲繪色，眼裏放着光，講兩隻白頭翁的趣事，滔滔不絕，把人聽得一驚一乍。多次暗示她鎮定一點，不要小題大做那麼誇張。但小吳不依，大聲和我爭辯，說人一生裏能有幾次機會，在陽台上遇見吃貓糧的鳥兒？這種緣分可遇而不可求，就跟處物件一樣，得有眼緣和心靈感應，才能擦出火花，否則，白頭翁不可能三番五次，來了又來。

愛心爆棚的小吳和我合計，咱們乾脆好人做到底。讓我去花鳥市場買回鳥兒吃的小米，裝盤放在陽台上，方便鳥兒啄食。別計較牠們什麼時候來，來或者不來，吃又或者不吃，我們都應該拿出足夠的善意。畢竟牠們是在空中飛的，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要是錯過，不知道下次得等到什麼時候，有沒有緣再見到都難說。

久而久之，和白頭翁的微妙情感變得愈發強烈。經常腦海裏會產生條件反射，時不時要去廚房陽台打望，期待和牠們上演「人鳥情未了」的開心時刻。雖然經常撲空，但卻有一種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的執念，像某種揮之不去的誘惑牽引着我。

埃爾伯特·士威茲曾說：「只有當人類可以慈悲關懷一切生靈，才可以真正體會安寧。」在塵世的熙來攘往中，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靜物都有可能不期而遇。只要心不麻木，就能遇到肉眼所見的美好，也許一個照面、一個對望，便可溫暖滿懷。即便遇見自己不喜歡甚至令人嫌棄的物種，也儘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各自遵循求同存異的生存之道。世界那麼大，背轉身去，便是一片遼闊的藍天。

前幾天，兩隻白頭翁又飛回陽台上，嘰嘰喳喳唱着神曲，對着我和夫人抒情，讓我倆不禁感慨萬分。就在牠們飛走的瞬間，我右腳一個馬步向前，雙手朝身後比劃成翅膀的形狀。小吳使勁拍我一下肩膀，問我神經兮兮的裝什麼瘋？我笑着對她說，看着牠們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樣子，自己也想飛得更高更遠。

香港人在內地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最近有很多人去內地消費，連平時很少回內地的人也喜歡回去旅遊，賞盡湖光山色與當地美食，玩一些香港沒有的新鮮事物。新疆、西藏、湖南張家界、四川九寨溝、稻城亞丁的山水；湖北的櫻花，西湖、蘇杭的湖泊；潮州、順德、中山美食，年輕人在廣州附近一年四季可以滑雪，小孩子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玩雪、騎馬、餵海豚，玩得不亦樂乎……

香港人轉數快，很多朋友瞄準內地這個偌大的商機，在內地發展他們的事業，很多珠寶設計師、時裝設計師，將他們的品牌在內地設立專門店，中西合璧的設計吸引很多不同的顧客。有些社會工作者將福利機構的模式帶到去內地，有一些護理安老院將照顧老人的工作介紹給當地，價廉物美，工資成本低而建立一些護理安老院，讓一些老人家安心；廣告行業將新思維帶給內地，帶動內地的廣告界。在醫學上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心理治療等這些以前內地比較薄弱的範疇，因為香港同行的加入而加強了，互相之間取長補短，交流日益加深相得益彰。有些人擔心內地的高速發展影響香港的生意，但每件事物都有兩個不同的方面，為什麼香港人都喜歡去內地消費？我們也要反省自己尋找出不足才能得到改善。

◆香港品牌在內地。　作者供圖

香港物價貴租金貴，在內地用很低的消費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務，以前香港人擔心有些廁所不乾淨現在超乎水準，服務態度很友善，食物多元化，香港不能靠吃老本，只有求變才能生存下去。特別是服務業、旅遊業要思變，服務態度、款式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才能恢復以前的優勢。

我建議香港將有些特別的華洋結合的地方重新包裝和推廣，讓更多人認識，由中小學生開始，愛香港要由認識香港開始，才可講好香港故事。

公式化演技

演藝蝶影

小蝶

曾經與一位80歲的舞台劇演員談論他演的一齣舞台劇。我說很喜歡他說話流暢，絕不拖拉，令全劇節奏明快，不會沉悶。

他卻回答說：「可是，有些觀眾說我演的角色是80歲老人，說話速度怎會那麼快呢？覺得不太合理。」

在我還未來得及回應時，他已經立即補充說：「但是，我不就是一個80歲的老人嗎？我說話的速度和節奏不是如中年人那樣明快嗎？」

前輩正好說了我想說的話。

我一向對那種「什麼年紀便有什麼樣子和做什麼事情」的公式演技很不以為然。很多演員的演戲方法很簡單：扮演年輕角色時說話吊高嗓子，面部表情誇張，走路蹦蹦跳跳。請你看看身邊的年輕人，他們走路是否都是一彈一跳？說話時是否都是聲線高，多表情？當然不是。

「行貨」演員演老人角色時，都是背部佝僂，走路蹣跚，聲線低沉，說話緩慢。又請你看看身邊的老人，是否都是千篇一律的狀態？

當然不是！身邊的年輕人有些如初升朝陽，渾身散發能量；有些好像早已看透世情，意志消沉；有些仍然像盤古初開，混混沌沌；有些練達通透，早已成精。身邊有的100歲老人仍然行動自如，每天拿着手提電話玩個不停；有的70歲已經需人照顧，了無生氣；有的中氣充沛；有的聲音沙啞；有的耳聰目明，頭腦清晰；有的彷彿什麼都已忘記了。

你看，即使編劇為角色作好年齡的設定，同齡的人也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有不同的精神狀態和形體舉止。演員的其中一個能耐便是要把相同類型的人物角色賦予不同的面貌，讓觀眾看到站在舞台上的都是有別於在其他演出中出現的同類人物。前輩演員便是最佳例子，他本身就是精力充沛，聲如洪鐘的人，所以他與以前飾演這個角色的演員不同。他塑造了一個口齒伶俐，反應很快的老角，令人耳目一新。

我曾經寫了一個劇本，劇中有一名50歲的男角，由一名約40歲的中年演員飾演。在圍讀時，我嚇了一大跳，演員竟然用了一般人演80歲的老翁的方法來演——無論是說話或行動都非常緩慢，沒氣沒力。你若是十多歲，我明白50歲距離你太遠。對你來說，30歲到100歲都是「老」。可是，你真的相信十年後自己會變成這樣？現時50歲的人都很年輕啊！

我無法說服那名演員改變演法，只好修改角色，把他寫成一名活潑好動，整天嘻哈大笑，愛吹口哨和咬香口糖，常找人搭訕的人物，讓演員不能再把角色演成80歲的模樣。最後，全劇最出彩的角色便是他。

這種公式化的演法同樣出現在配音員身上。例如每次都是由同一把女聲以同樣的聲線和腔口為所有中老婦角色配音，完全是在催促我快點關上電視。

生活別處林雨申

細說星光

叢仁

好像已看了林雨申（見圖）很久，認識他應該是他飾演《倚天屠龍記》時，那風流瀟灑、桀驁不馴的光明左使楊逍。翻查資料，原來那不過是2019年的出品，可能是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太多，好像一切都已發生在很久以前！有時我也會把他和《與鳳行》的林更生混淆，他們確實都是屬於同期、風格相似的男演員。對林雨申產生深刻印象，倒也應該是他和趙露思合演的《我，喜歡你》，他演霸道總裁和趙露思那鄰家小廚師的角色，為觀眾帶來了新鮮感，也讓趙露思有很大的演戲空間，這套劇扶了趙露思一把，讓她逐漸走到現在一線頂的位置。

林雨申在眾多國劇男角中，不算多產，也不算特別火，但只要有他份兒，就必能交出功課，他的面孔有點像香港資深電影人陳勳奇，每次看他都有這種感覺。近日，偶爾發覺他有新劇上，而且新劇的故事相對有趣，我這國劇迷，自然不會錯過。

新劇《生活在別處的我》，林雨申繼續扮演霸道總裁，與他演對手的是鍾楚曦，香港觀眾對她相信並不熟悉，其實鍾楚曦是廣東人，出生於廣州市，父親是畢業於中山大學計算機系的IT業人士，母親則是一名節目主持人。劇中她演的夏果，與青梅竹馬的男友郁見（劉學義飾）在樂山長大，一直過着幸福簡單的生活。然而，夏果無意間獲得了一個去上海工作的機會，這讓她陷入了兩難的選擇：是放棄前途，守護家人，還是離開家鄉，去上海追尋夢想？

林雨申飾夏果在上海遇見的上司薛宇明，自然是十分優秀、工作能力十分強的那種男人。白天，他們是工作上的拍檔，晚上，他們是戀人。只是他們的關係不能公開，這令夏果十分苦惱。導演用了鏡面手法，把留在樂山與郁見繼續生活與到上海與薛宇明發展新戀情，用同步進行的敘事方式，同時呈現在觀眾面前，當然，若不留心看，有些橋段會看得不清楚，整體故事說來總算有條有理，即使時空交錯，也能追及編劇的安排構思。

人生本來就是需要不停地作出選擇，有些事情在可控範圍，有些事情根本不容你去選擇，當走到十字街頭，戲劇如人生，順其自然走到劇終便是，太多選擇反而是自招煩惱。